

都市粉红系列

繁华与迷离，高官与金钱，潜透都市宅门内男男女女林林总总奇情痴恋。
官商贪婪情欲和理性的选择，有商人的狡黠，男人的失落，女人的放荡不羁……

宅门

当代官场言情小说

男

女

跃文／著

伊犁人民出版社

都市粉红系列

官商贪婪情欲和理性的选择，有商人的狡黠，男人的失落，女人的放荡不羁……

宅门

当代官场言情小说

男

女

跃文／著

伊犁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 芳

责任校对:杨 云

封面设计:胡 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宅门男女/跃文著. - 奎屯:伊犁人民出版社,

2003.8

ISBN 7-5425-0624-2

I. 宅... II. 跃... III. 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3624 号

宅门男女

跃文 著

伊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疆奎屯市北京西路 28 号 邮编:833200)

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3 字数:300 千字 印数:1-5 000 册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425-0624-2/I·021

定价:20.00 元



当代官场言情小说系列是融社会伦理、人文心理、理念更袭、古典体验于一体的纯文学经典丛书，并精构「都市粉红系列」、「黑马纪实系列」、「城市猎人系列」。精心打造一流文学丛书品牌，以飨读者品读之快慰。

第一章

郭剑在上班的时候给毕涛打了个电话，问鲁震带去的那个临时演员齐婉珠怎么样。

毕涛在电话里说，马马虎虎，还行，演个配角，镜头不多，反正这个电视剧也是哄人的事。

郭剑说，这都是朋友跟朋友的事，再说她本来就搞艺术的，培养培养说不定成个明星呢。

毕涛说。在我这儿成不了，并且你得让鲁震给我拉点赞助，十来万也行。

郭剑一听知道他要耍小聪明。就说，你别给我耍那种奸商手腕，说干脆点，那齐婉珠还要不要？

毕涛说，要要。这不都已经吃住在剧组了吗，谁说不要了？郭剑说，那你还要让鲁震拉十万块钱的赞助？

毕涛说，郭兄哎，我也是端着饭碗子讨着吃；在外拍戏，借个凳子都不行，那得租，戏还没拍一半，经费就已经耗去了三分之二，你叫我怎么办？

郭剑说，反正这事我不跟鲁震提，要说你自己去。

毕涛就央求郭剑说，这不关齐婉珠的事，纯粹是帮忙，给哥儿们帮忙，你们能看着不管吗？

郭剑就不好再说什么了,答应跟鲁震提一提这事,拉不拉赞助由鲁震自己定。

毕涛说,鲁震肯定能行,赞助单位可以作协拍单位,可以打广告,再说鲁震还可以提成,百分之三十,这事我不便直接跟他讲,免得让他多心。

郭剑说,行,就这么着吧。然后就把电话挂了。

郭剑很烦,曾经设想在一个星期内写出一篇作品,哪怕是个短篇也好。这个设想显然没有实现。几天的积累使废纸篓的塑料袋里装了半下劣质的烟屁股,而稿纸铺在桌子上一下都没动,他除了对着稿纸吸烟一千字也写不出来。他不习惯于写两句不行然后撕掉,再写再撕,他鄙视这种文盲式的作风,一个优秀的作家是把一切构想成熟才下笔的他从来都这样认为。现在的问题是他简直什么都构想不出来,脑袋里一片空白,对着镜子看,就见着里面有个面包憔悴落魄无奈的人,郭剑对他说。你想让我写什么?小说?诗歌?散文?电影剧本?还是文学评论?他妈的!

都说作家有病,容易激动,心胸狭窄而又多愁善感,有时会像个患了更年期综合症的女人,有时又心静如水,他们对人对社会常常是固执己见,怪癖五花八门,令人难以接受,但郭剑不属于这种情况。

郭剑常常心里装着与白小姐的那一档子事,尽管被她拐了一千块血汗钱,但凭心而论,他觉得这女人不错,她的性欲很强,在床上很投入,这是许多女人不具备的。他甚至希望这女人再来找他,并且不是为了钱。这当然是一种幻想,那女人再没有出

现过，郭剑把电话打到她的公司，人家说根本没这个人，于是郭剑就知道她只是那个公司的老板养的小老婆，把老板的小老婆玩了？郭剑觉出来一种快慰。

郭剑除了不敢奢望再玩老板的小老婆之外，同样不敢得罪他的上司孙老头儿。孙老头儿是个正科级，但他是这个办公室唯一的领导。他原先在学校里当教书匠，不晓得看准了什么，七活动八抓腾地调到这个穷文化单位当了个办公室主任。文化单位当然没有在学校里当教师油水丰厚，现在的教师已不讲什么师德，寻常了学生猛宰，少则几千元助费，多了几万，否则就别入学。当然，人各有志，孙主任也许原本就不是爱财之人，古朴清高也是有的。郭剑曾经暗观其相，见他双目阴黄，嘴唇黑紫，认为是贪婪之态，但后来证明他看错了，孙老头儿为人很乐观，并且敢说本岛居民的浅薄无知，这一点很不容易。他对郭剑说，原先的长途公共汽车站前有一溜便桶，不管男女老少，都可以在那里撅起腚来排尿尿，只要用手把脸蒙住就行了。郭剑想，那场面一定很壮观，要是现在可以拍一部获奖的专题片。郭剑就问，你在那儿拉过没有？孙老头儿犹豫了一下说，拉过。郭剑没问孙老头儿是拉屎还是拉尿，但已经完全改变了对他的看法，他对孙老头儿说，你是个好人。

好人孙老头儿在郭剑刚刚打扫完办公室桌上的尘土，就端着茶杯凑过来了，他经常主动跟郭剑搭话，大概因为郭剑是个作家，而他也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人。说起来有点臭味相投。

郭剑见孙老头儿过来，就赶紧打招呼。孙主任有何指教？你的气包不太好，旨定又熬夜写东西了。郭剑知道孙老头儿喜

欢写诗，写那种押韵的旧格律诗。

孙老头儿说。我每晚上都熬夜但我精神很好因为我注意锻炼，现在打乒乓球文化系统没人干得过我。孙老头儿很随便地在旁边的空椅上坐了，说，这个位子还缺个人，过些天来个大学生。是个女的，长得很漂亮，就安排她坐这。

郭剑对那个女大学生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看孙老头儿拿着姿式品茶，他的喉结骨跳动一下，咕的一声，茶水下肚，然后就说，这毛尖不错，是你们正宗的信阳货。

郭剑赶紧纠正说，我是北京人。

噢，对对，孙主任很歉然地说，老忘了你不是河南人，不过也离得不远，你要不要来点？别人送的。

郭剑说，我不要，谢谢，我不习惯喝茶？喝白开水，凉的，海南太热。

哎，喝茶好，清火，润肺，孙主任又唏溜呷一口茶，这才拉上正题，说，小郭最近有什么大作出来呀？我还没看过你的作品呢。

郭剑顿觉惭愧，说。没有，写不出来，成了文盲了，提笔忘字。

孙老头儿便作内行人的口吻说，文学这东西难啊，你得常写，抓紧时间，有事没事就写，越是不写，脑袋里越没东西，你比如说这诗，噢，对了，我最近出了一本格律诗集，送你一本，是广东出的，他从裤兜里拿出一本压皱的绿色封面的小册子，递给郭剑，印的数量不多。

郭剑双手接了，一时想不出该说什么，他总是在关键的时候

头脑迟钝,过了好一会儿,才说,绿色好,像草的颜色,话一出口他立刻觉得不妥,赶紧补一句,绿色象征生命,好颜色,好颜色。

孙老头儿并不在意郭剑说些什么,他眨巴着眼睛,嘴角翘起来,显得见地颇深,我认为只有格律诗才算诗,现代诗歌都是胡说八道,痴人说梦,疯子呓语,他说。

郭剑知道孙老头儿还是很有些文化品味的,至少对现代诗的看法与他有些大致相同,于是就随口附和说,周老高见,高见!这痔嘛,自唐宋元之后,已是一派荒凉景象,可谓前有古人后无来者。倒要仔细拜读周老惊天泣鬼的太作,相信必有承前启后之风,字如珠肌之范。这当然也是胡说八道,郭剑向来对风范二字的理解不是太深。

孙老头儿听了果然眉开眼笑,嘴上说,哪里哪里,我只是将以前的格律词牌做了新革新,突出我主张,我的新认识,新观念,旧东西已经死了,得注入新血液,推陈出新。他没察觉这口气已经无天无地了。

郭剑本就呆得心烦,这会儿想跟孙老头儿调侃调侃,就说,周老博览天下群书,纵观七朝八代,横看世态炎凉,放目全球,足仟华夏大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乐而乐,他把那本皱巴巴的绿色小册子掂了掂,此作是句句惊胆破魂,笔笔如利矛快刀一般。

孙老头儿当然听出来郭剑是瞎说八道,但他仍然眨了杏黄眼珠儿,咧了蛤蟆嘴嘿嘿地笑,然后说,你这家伙拿我开心。

郭剑就不敢胡闹了,很正经地说,我也是想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写不出来,周老你得教我个法门。

孙老头儿就说,要写,要写的,不论大小文章在报刊上发一发,我们这工作又不忙,办公室里也可以写嘛,这是额外收获,有名有利,虽然现在稿酬低,但还是可以收入一点。

郭剑说,也是,每月就这六百多块钱,只能买二百斤蔬菜,再掐根去梢的,也就剩一百多斤,不搞点创收,日子太苦了,你瞧我这脸,什么颜色?这都是缺营养。这话倒有一半是出自内心的。

孙老头儿理所当然地表示出一番同情,说,你也是难,听说要房改,文件都下来了,那得交几万,以后你的小孩入学,还得拿钱,供到大学得十万。难啊!不过,慢慢来吧小郭,天无绝人之路。他用手拍拍郭剑的肩膀,一步三摇地走了。

郭剑本来就心烦无聊,只想跟这孙老头儿胡扯八道的开心。不想给他一说反而更心乱如麻了。好不容易熬到了下班时间,郭剑出了办公室才想起来忘了拿孙老头儿的那本绿色小册子,但又懒得回头去拿便自顾踱到大门口,站在了那里看街上的景致。

郭剑是准备回屋的时候发现自己生病的,他觉得脑袋昏昏沉沉,喉咙紧迫,周身酸痛,感冒症状甚重。郭剑想了一下觉得还是回医院那边去的好,已经两个多星期没回过家了,真想回去看看燕燕。

郭剑正准备搭了载人摩托车回去,却又蓦地记起于静说的那话来,没有病你是不知道回家的,养了个不回家的男人。他心里突然烦躁起来,就决定不回去找药吃。成傻子了,就不懂得自己找医生看病?他妈的,郭剑骂了一句就想起沈医生了。

沈医生也是北京人,当初来海南的时候与郭剑在船上认识

的，后来在市医院里当内科大夫。因家属的户口迟迟调不进来，一气之下辞了职，到一家诊所应聘当主治医师，他跟郭剑说，好歹钱也拿得多些。

郭剑已有几个月没见过沈医生的面，他在街上找到那家诊所，不管不顾地闯了进去。接诊大夫见了郭剑进来，立刻眉开眼笑，说，欢迎先生光临，有什么需要我们做，尽管吩咐，包您满意。郭剑吓了一跳，他印象中医院的医生从没有这种工作态度，以为自己走错了门，就问，这不是金月亮诊所吗？沈洁明告诉过他。

接诊大夫说，没错，以前叫金月亮，现在叫一扫光，反正都一样。

郭剑觉得这名字远没有金月亮好听，就问他，沈医生在不在？沈洁明，口天吴，明亮的明。

接诊大夫说，在，他刚到里面去，你等下吧。

郭剑坐在椅子上等，这才发现这诊所是投了很多钱的，装饰很豪华。

过了盞茶功夫。沈医生就出来了，一眼看到郭剑，就高兴地叫起来哎哟，老郭，你怎么来了？真是稀罕，好几个月不见了，又弄出什么大作品来了没有？

郭剑说，弄不出来了，没感觉。

沈洁明说，谦虚，你们作家都喜欢发表作品之前保密，然后一鸣惊人。他把郭剑递过去的香烟轻轻推开，很抱谦地说，这里不能吸烟，这是制度，你有事找我吧？

郭剑说，有点小毛病，你给看看。

沈洁明有些不相信地望着郭剑，最后很惊奇地问，你也不小

心染上了？

郭剑觉得蹊跷，就问，现在正流行一种病吗？他极怕染上什么莫名其妙的流行病，他知道海南有一种怪病是由蚊子传播的，叫登革热，弄不好会死人的。

沈洁明说。当然，要不我这里的生意怎么会有这么好，木过没关系，保证能给你治好，你尽管放心。

郭剑说，既然是流行病，你得好好看看，他很想问是不是登革热。

沈洁明用专家的口吻说，早治没事，这种病开始觉得没什么，到了二期就有些严重，到了三期就麻烦了，到了四期，就是华佗再世也是枉然。

郭剑有些不信，有这么严重？别拿你们蒙骗病人的把戏跟我要，我可不是给钱的，搞清楚。

沈洁明说，这不是钱的事，我不跟你开玩笑，如果拖着不治真得出乱子。

郭剑想了想，觉得医生的话也不可不信，并且沈洁明跟自己是朋友，应该不会大惊小怪的整我冤枉，说不定还真是流行的一种稀奇古怪的病，若只当了感冒，说不准真得惹出大乱子来。便说，那你给我检查仔细些。

沈洁明说，当然？我们是专门诊治这种病的。他领了郭剑进里面的诊断室。

郭剑在椅子上坐了，就听见隔壁的房间里传出一曲女性的绵绵之音，听不清什么内容，但曲调淫浪放荡，很有挑逗之意。这时吴天明已戴了橡胶手套，过来对郭剑说，把裤子脱了。

郭剑有点发懵,就问,脱裤子检查什么?

沈洁明咪嘻一笑,说,当然是检查那啦,医学术语叫男性外生殖器。

郭剑愣怔片刻,终于如梦初醒,一下子跳起来,你以为我得了性病吗?他妈的沈洁明,你这个人,我是感冒,感冒你懂不懂?我还真信了是什么流行性传染病呢。

沈洁明大睁了双眼,茫然失措地看着郭剑,嗫嚅了半天才说,你跑这儿看什么感冒呀?郭兄,这是性病医院,专治梅毒淋病软下疳。

郭剑受了这番莫名其妙的愚弄,心中已是恼火万分,你们不是内科诊所吗?怎么又搞起性病来了,搞什么鬼名堂?

沈洁明明白是误会了郭剑,想想又觉得滑稽,忍不住大笑,他说,实在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们这儿两个月以前就改成性病专科医院了,我还以为你是不敢到医院里去让嫂子看,所以才到我们这儿,真是乐死了。

郭剑被弄得哭笑不得,想想这事也是荒唐,只怪自己进门就该说清楚,真他妈的傻,他心里说。

沈洁明对郭剑说,性病这一行的诊治生意红火,要挣钱就得搞市场研究,我们刚进了一台治疗阳痿的仪器,是纯粹的美国货,价值十五万美元,来治阳痿的人很多,刚才那歌声你听到了没有?那就是治疗仪在工作。

郭剑对此没有任何兴趣,只是想赶快离开这个倒霉的地方,吴天明将郭剑送出门外抱了拳不停地表示歉意,给嫂夫人问好,他对郭剑说。

郭剑走在大街上再一次想起了于静那句话，有了病才知道回家，他对自己说，看来还得回家，什么世道！

郭剑回医院这边来的时候，于静正在厨房里做饭，肯定是病了吧？你的脸色不好看，我看你这蔫头耷拉脑的样儿就知道是病了。

郭剑硬着头皮说，有点不舒服，可能是感冒。

于静听了就笑，说，吃点感冒清或是康泰克吧，家里有，她破天荒没说那句可恶的话。

郭剑只要不听到那句话，情绪就好起来，他问，燕燕呢？

于静说，跟着小红出去看热闹了，该让她读学前班的，现在光慌着跑。郭剑说，没问题，这孩子聪明，唐诗宋词都会背一百多首，加减乘除也会，入学保准是尖子。

于静说，你去屋里吃药在抽屉里，别拿错了，饭马上就好，我再加一个菜。

郭剑很少见于静这么温存体贴过，这情景是好多年以前的事，现在想起来好陌生，也好感动，竟然有些鼻子发酸。

小红带着燕燕回来，燕燕见了郭剑，口里喊着爸爸，鸟儿一般扑过来。郭剑抱了女儿亲热，燕燕就哭，说，爸爸怎么好久不回来？我发烧了，妈妈给我打了针，我好想爸爸的。

郭剑顿感惭愧，说爸爸不好，让燕燕受苦，然后轻轻地给女儿擦去脸蛋儿上的泪花。燕燕说，妈妈说你不要我们了，是吗？郭剑安慰她说，不是，妈妈哄你，燕燕是爸爸的心肝宝贝，怎么能不要呢。燕燕就笑了，你答应让我进学校的，现在可以了吗？郭剑说，还得过些天，到时爸爸一定送你去，那儿的老师和小朋友

可好了。燕燕就在郭劍的臉上親一口，說，爸爸的胡子扎人。

吃了飯，郭劍又跟燕燕打鬧了一阵，于靜便讓小紅帶了她去另一間屋裡午睡。屋裡只剩下他們兩個人的時候，氣氛反而有些尷尬。于靜問郭劍好些沒有，郭劍說頭不痛了，然後提起燕燕發燒的事，于靜就抽抽咽咽地哭了，說，給她打了吊針，你反正是不管我們的，什麼部不能指望你。

郭劍覺得內疚。主動握了她的手安慰，這些天的確想寫東西，要不老了什麼事也干不成。于靜覺得難為情，把手抽開說，隨你便，別說是我誤了你。郭劍就不想再說什麼了，他又一次感到夫妻溫情已是一去不復返，彼此之間仍然是那種既尷尬又冷淡的夫妻關係而已。

于靜說，我很累，得躺一會，你睡不睡？郭劍說，睡一會吧，於是兩個人躺在床上，便又無法入睡，郭劍主動伸出手去撫摸于靜，但于靜不耐煩地說，別鬧，大中午的，這麼熱。

郭劍心裡煩躁，幾乎憤怒地說，我們為什麼就不能像從前那樣？于靜說，你當我還是從前在文化館排節目那會兒嗎？什麼也不懂？我長大了，老了，沒那份興致了。

郭劍搖搖頭，什麼也不說了，看來她的確老了，一個不到三十歲便老了的女人？郭劍看着于靜背過身去臥睡的姿式，心裡忽然感到惡心，真他媽是個怪物！他心裡罵。

郭劍毫無睡意，在床上躺了一會，起身去洗漱。于靜在床上欠了身子問，晚上回不回來？郭劍說，沒准兒。這意思明顯說就是不回來。

郭劍下午坐在辦公室看報紙，上面有一篇文章寫一個女公

安在侦破一桩妇女拐卖案时被狡猾的人贩子卖到一个穷山沟里给一个老光棍做了一年老婆，最后女公安疯了。骇人听闻，无中生有，郭剑说，他妈的胡说八道。这时有电话找他，郭剑接了电话，才知道是毕涛，毕涛让他赶快到琼州宾馆去，说有要紧事。

郭剑知道毕涛正带着剧组住在琼州宾馆拍电视。这年头除了跟女人睡觉还算个事之外，还有什么可以火烧火燎的？郭剑心里说，他妈的，一个破电视剧？弄得跟真的一样。但是郭剑还是搭了摩托车匆匆赶到琼州宾馆来了。

毕涛愁眉苦脸地说，这戏拍不成了，我他妈的拍不成了。郭剑问，为什么？毕涛给郭剑递了烟点上，这才说，前两天是没钱，现在有一家公司打了一笔款子进来，但条件是必须把老板那个小情妇弄进来过瘾，还得扮演一个主角，你说这不是胡扯蛋吗？可这事鲁震就硬是给打了保票，这个王八蛋。

郭剑说，就这事？随便给她安排个小配角儿，上一两个镜头不就行了。

毕涛说，那不行，人家要求她演主角，可这剧别说主角，就他妈群众演员都满了，再说戏已经拍了一半，演员都出场了，你总不能半路上换人吧？要不，就得推翻重拍，演员都是请来的，你说换哪个？我的天，这他妈算是哪一档子事儿哟！

郭剑就笑，说，那就加情节，加人物。他有时候也喜欢对别人幸灾乐祸。

毕涛把手一拍，说，那行，你来写。

郭剑没想到毕涛让他来是打的这个主意，说，别胡扯了，我可不想干这擦屁股的事，这种事我都干伤了，我自己的烂事还没

办法解决呢。

毕涛就急了，说，咳，你给谁擦屁股？这都是哥儿们的事，你不帮忙谁帮忙啊？

郭剑说，哥儿们也不行，你找祁涧吧，他手笔快，名声又大。

毕涛说，我跟祁涧不是太熟，再说这种事，匆忙找他未必行，说不定他正有别的事。

郭剑说，噢，请不动他，就请动我啦？玩儿去！他顶讨厌这种人，把人看轻了，最后还用人家，毕涛现在已经有这种倾向了。

毕涛说，你就不一样了，我跟你情同手是。在他正准备继续说下去的时候，郭剑立即把他的话打断了，别，别这么提，我不入你这个套儿，我的难处谁管？我给哥儿们救驾的事多了，等我有难处，他妈的谁都不管。

毕涛说，你现在有什么难处，跟我说，哥儿们包了，只要不是去抢银行。

郭剑索兴就甩了大话撑他。说，现在要房改，文件部下来了，我苾不起钱，怎么办？你能包吗？毕涛立刻后悔刚才把话说太满放低了声儿问，多少钱？

郭剑见了他这德性心里就笑，嘴上说，二万，不多，你拍一部片子就是百把十万，相比之下，我这投资太小了。

毕涛皱了眉头在屋里转圈儿，口里忍不住骂出来：“他妈的，都是狼，逮了谁咬谁。”

郭剑说：“我没赶着找你啊，我不是狼，你跟你是情同手足的哥儿们，是你火烧火燎地把我招过来的，要是不行咱们一拍两散。”